紅樓真夢/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八回　平蟻穴丹墀獎元勳　賞龍舟紅閨酬令節

下一回▶

話說薛寶琴因多時未至賈府，又聽說寶釵夢中赴大虛幻境，一連睡了三天三夜，未免驚異。急欲來看寶釵，卻因那時梅夫人病著，不便出門。等到梅夫人好了，又要料理姑爺入闈會試，直到梅姑爺搬進小寓，家中無事，方得抽閒。

那天來至榮府，先見了王夫人，然後往怡紅院來尋寶釵。

一見面，便問太虛幻境之事，寶釵原原本本的都告訴與他。寶琴聽了，甚為歎異。一時又談到新做的海棠詩，寶琴笑道：「你們這海棠詩，還做在蘭哥兒之後了。那年，他們新夫婦回九，家裡海棠正開著，親家老爺就拿這題目考他。他即席做了一首七律，有一句是『濃福修成命婦妝』，大家都說這是佳兆，果然他不久就放了缺，如今又升了進來。你們若做得不如他，可是笑話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真巧了，我們也做的是七陽韻。只是我們寓意指的太虛幻境，決不會跟他雷同的。」寶琴便要看那詩稿，寶釵道：「連我都沒留底子，全在三丫頭那裡呢。你要看，同你到秋爽齋看去。」寶琴道：「我正要尋三姐姐談談，姐姐若沒事，咱們就去罷。」

姐妹二人便同至探春處，寶琴先問探春好，又問：「姐夫有家信沒有？此時軍務辦得如何？」探春道：「大股早已平了，只首要尚未拿住。依我看也快了，只在這一半月

裡頭。」寶琴又道：「我是來看詩的，你們那稿子呢」探春取出一張冰雪箋，寫的是一筆褚字，問知是侍書抄寫的，大為贊美道：「到底是三姐姐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練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還會拉弓打靶呢，若扮個小子，倒是文武全材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是在海防衙門裡試演著玩的，如何能算會呢？「寶琴打開詩箋看來，第一首是探春原唱。寶琴念道：聞道通明拜綠章，肯教鴛鴦損年芳。

錦屏有分容尋夢，銀燭多情替照妝。

姹女煉砂回彩袂，玉妃酣酒染雲裳。

柔絲原許東皇係，看遍天花是道場。

念完了，又道：「這首原唱就很好，又有花，又有人，寫得如此細膩熨貼，我已經拜服倒地了！」探春道：「還有好的在後頭呢，我這首只算拋磚引玉。」寶琴往下接著看，便是湘雲和作。又念道：

絳都新熱返魂香，破笑東風鬥倩妝。

西府佳人云作袂，上清仙子錦為裳。

似緣睡淺流鶯惱，若為情多走馬狂。

彩帳鍾陵留影在，好春還傍舊金堂。

探春道：「你看『雲作袂』『錦為裳』兩句多麼名貴，那狂韻更寫得入神。看了他的，我那首真該扯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那首也不弱，那『姹女』『玉妃』一聯何嘗不名貴呢？」寶琴道：「各人是各人的筆路，似乎他『睡淺』『情多』兩句用意深些，那『流鶯』只怕就是服侍姐姐的黃鶯兒罷。」又看上去，是寶釵的和作。那詩是：

錦城風月費平章，仙國陳芳接眾芳。

十丈綺屏春引夢，一雙粉鏡夜臨妝。

探春從旁同看。看到此句，笑道：「二嫂子這首詩，簡直是自己記夢，那是詠花呢？我看到『春引夢』『夜臨妝』一聯，彷彿見你和林丫頭同在一屋裡似的。」寶琴道：「詠物的詩，原要有寓意，這也並不離題。」再看下半首是：燭盤淚泛紅蕤枕，脂合香籠綠綺裳。

長記玉妃環佩影，夜來花雨墜虛廊。

探春道：「這首通體都好，只有他身歷其境，才能寫得出來。」寶琴也極口稱贊。探春要他同做，寶琴道：「我見了這幾首，那裡還敢下筆。」探春道：「你上回做得紅梅詩就好。你不敢做，誰還敢呢？」又說起要舉「牡丹社」，寶琴聽了更高興，說道：「社期若定了，只要通知我，我是必來的。」探春又同他姐妹在園子裡各處逛了一回。

那天晚上，寶琴也在怡紅院住下，和寶釵談詩，引起詩興，也和了一首海棠詩。用薛濤箋寫了給寶釵看，那詩是：

仙國由來擅眾芳，天風飄袂到雲廊。

錦幡照影春無價，絳燭留痕夜有香。

幾日臉波金雁驛，一番夢雨碧雞坊。

紅屏任說繁華極，醒眼回看總斷腸。

寶釵看了，說道：「你這首又另有一番意境，結韻更見沉著。我自己說不出來的，你都替我說了。」第二天另抄了，又拿去給探春看。探春更賞識「金雁」「碧雞」兩句，說道：「眼面前的典故經他運用，便格外鮮明，真要算後來居上了。」寶琴本就要回去的，探春又留他和寶釵湘雲在秋爽齋聚了一天。

此時，怡紅院海棠尚盛開未謝，寶釵還要約探春湘雲和寶琴賞花小飲，偏偏梅家送信來，說梅翰林轉了侍讀學士。寶琴要回去給公婆道喜，那賞花之局只可作罷。

轉眼到了王夫人生日，那天，王妃、郡主、世爵誥命來的不少，都在園中嘉蔭堂設席款待。有些密親近族內眷，只在內客廳擺席。因賈政不喜鋪張，所以並無戲劇雜耍。

寶釵，探春、平兒等，人來客去都要接送，一時又要送酒安席，也整整忙了兩天。

天氣漸暖，紅香圃的牡丹已陸續開了。探春歇過乏來，便約寶釵、湘雲同去看花。只見那一帶太湖石的假山，就著形勢都砌成花台，密幄深叢，燦如雲錦。先開的趙粉幾叢，每朵都似盤子大，未近前先聞見香氣。後開的胡紅、魏紫、姚黃，有半開的，有含苞初放的。還有青心白、藕絲裳、金龍黃、冰罩紅雲、二喬爭豔各種，也開了一大半。探春、寶釵、湘雲繞遍花叢，次第細賞。寶釵道：「這花兒是自己手栽的，看著分外有情。」探春道：「花兒是不等人的，咱們得湊和著他，要等稻香老農回來，只怕都要謝了。要起社就趕著辦罷。」那天，便約寶釵湘雲至秋爽齋商議起社。正在談論此事，侍書拿了一封家信遞給探春，信上說的是周姑爺解送匪首武大鬆、白勝來京，計算著大後天就要到了。探春咳了一聲道：「這詩社起不成了。眼前只有這兩天工夫，我還得回去收拾屋子呢。」就把那封信給寶釵湘雲同看，大家都覺得掃興。

王夫人又打發人找寶釵上去，說道：「你大嫂子和蘭兒夫婦已經動身回來了。那稻香村的房子拆成了大廳，還得把[illegible]扇重新安上，替他們收拾一番。不然可叫他們怎麼住呢？」又把賈蘭的信給寶釵看了。原來賈蘭奉旨內用，正要起程，又奉到一道旨意，命他署理刑部右侍郎，先赴浙江查辦事件。賈蘭因欽差公事重要，只帶兩個隨員星馳赴浙。在浙江耽擱了二十多天，把那件案子查明上奏。然後迂道江西，帶同家眷一路北上，預計和周姑爺差不多同時來到。寶釵領命下來，忙即至稻香村，督著小廝婆子們佈置房屋。過兩天，李紈和賈蘭夫婦都到了，大家相見，談些別後情事，莫不喜形於色。又忙著料理卸裝，應酬賀客，趕碌了好幾天。接著又是會試發榜，梅承翰、甄寶玉都中了，也有一番慶賀。不但沒有起社，連牡丹花時也忙忙碌碌的混過去，不曾好生重賞。隨後周姑爺親到榮府，見了賈政王夫人，談起此番軍務收束得很快，其中也有民心天意。

那周瓊隊伍追剿邪匪，直至大庾嶺以南，一路全是危崖險徑，箐密林深，易於藏匿。那匪首武大鬆、白勝帶些殘餘匪徒東逃西竄，屢被官軍追上，合圍兜剿，都被他詭計逃脫。幸虧山鄉民情純厚，又是巨憝惡貫滿盈之時，那一天逃到草陵山一個村落裡，被老百姓們騙進堡柵，將他們設計灌醉，捆綁了送到大營。周瓊訊明確是正犯，不覺狂喜。立時傳見老百姓們，面加獎勞，都給了銀兩功牌。一面用八百里驛封飛馳入奏，一面派兒子和兩個親信部將解送武、白二犯進京，這是格外慎重的意思。

那天皇上在桃花寺行宮，先接到捷報，天顏大悅，做了一首《聞捷志喜》的詩。過了幾天，視策府兵部又會奏解犯到京，皇上便定了御門之期，在午門五鳳樓上提犯御訊。

那匪首本是山海草寇，一旦望見天威，都嚇得魂飛魄散。即時取了口供，押赴西市，極刑處決，特派刑部侍郎賈蘭監視行刑。賈蘭帶領司員，押著囚車，一直到西城菜市，看著劊子手將武、白二犯當眾刑決。懸首通衢，然後回朝覆命。

次日，又下了許多論功行賞的恩旨。周瓊錫封一等忠定侯。

伊子隆清門侍衛周銘，封為三品威毅都尉。甄應貴錫封一等襄城伯。賈珍定策有功，錫封一等定襄伯，並實授襄南節度使。

伊子御前侍衛賈蓉，封為三品果勇都尉。部將中還有些封子、男及都尉、騎尉的，不能備述。這道旨意下來，朝中人人歡忭。

那些王公世爵和一般大臣，都紛紛至榮寧兩府道賀，高車大馬，絡繹不絕。只因賈珍父子俱不在京，賈政又素來簡約，並未開筵款客。卻定在第二天詣宗祠告祭。賈赦賈政率同賈蘭五鼓入朝，謝恩下來，便一直到了家祠，闔族各支，自代字輩賈代修、賈代儒起至草字輩止，一共也有六七十人，都在祠內靜候。看祠堂的賈仁回道：「大老爺二老爺和小蘭大爺到了。「大家迎出相見，各有一番敘談。候祭筵齊備，方一同行禮。此時祠堂內外丹堊一新，香裊青龍，燭輝火鳳，只聽得衣裳佩玉鏗鏘之聲，一時禮畢。正在望燎，忽見一陣神風從神龕內吹起，似有金戈鐵馬，向空飛騰而去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賈代儒道：「神道雖遠實近，你們看此番神靈顯赫，能說不是來格來歆麼？」賈敕道：「祖宗對於子孫，無時不關切的。何況我們國公爺生而為英，歿而為神。我看珍大爺此番成功，都是托賴祖宗的默佑呢！」眾人尚在紛紛議論。

賈赦賈政見祭禮已畢，便帶著賈蘭同回西府。榮寧兩府近支小一兩輩的，也隨至西府，向賈赦賈政拜賀。賈赦讓他們坐下敘談，無非說些天恩祖德的話。賈政又觸起他的心事，說道：

「不是我當著得意的時候反倒訓誡你們。我自從服官以來，時時刻刻深自懍懼，那年兩府查抄，罪名嚴重。若不是皇上的天恩，祖宗的廕庇，那還了得麼？也幸虧珍阿哥能知改過圖功，奮志上進，才有這番際遇。從今以後，大家別忘了抄家辦罪的時候，還要時常儆畏，不可放縱。要知道成敗禍福，只在一翻手覆手之間，沒有什麼准的。」眾人都連聲答應。賈政又對賈蘭道：「你才做了幾年官，如今也算堂官了！可知道你爺爺在部曹裡熬了多少年，受過幾次折騰，才到這個地位。別以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才，自

來飛得不高，跌得不重。那刑部更不比別的衙門，案子出入太重，處分又嚴，一旦鬧出岔子，只怕連根都要拔了呢！從今日起，要把律例細看一遍，有不懂的，找那老司官們虛心請教。別看他們官小，人家都有實在經驗的，你可懂得什麼？」賈蘭敬謹領命。近支子弟們走了。賈赦還笑道：「二老爺真是多餘的，照你這麼說，就沒有舒服日子了？「賈蘭卻道：「爺爺教訓的不錯。」當真聽了賈政的話，下起苦工夫來。每日下了衙門，便在書房裡研究律例，連梅氏找他做詩填詞，都不大做了。

那天，從刑部衙門回來，至賈政王夫人處請安。王夫人見他穿著一件舊短褂，笑道：「蘭兒，你也做到堂官了，還不做一件新的麼？」賈蘭道：「這件還是我去遼東那年爺爺賞給我的，說是國公爺在軍營裡常穿的呢！我穿了他，就想起祖上如何赤心報國，總也放不下。要像珍大爺那樣建一番事業，才對得起這件褂子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說起建功立業，都是國家不幸的事，別指望那個。我只望你們托朝廷的福，安安穩穩的做一輩子太平官罷！」賈政道：「蘭兒，你們衙門裡近來辦的什麼事？」賈蘭揀要緊的說了幾樁，內中有賴大的孫子賴士元亂倫一案。

原來賴大只有一子一孫，未免嬌慣。那賴尚榮只憋著滿肚子裡的壞主意，那懂得教導子弟？此時，賴士元已長到十八歲，生成好色，和他的叔伯妹子私通，同逃至平安州居住。因虐待婢女，被人告發，牽連問出姦情，判成絞罪。王夫人道：「那賴大養了許多女兒，可只有這孫子傳代，這一來豈不絕了？」

賈政道：「就是這種獸行，也夠丟人的了。那賴大對不起我們還在其次，只怕別有隱惡，不然何致如此？我倒覺得天道可畏呢！」

賈蘭又說起查抄榮府的錦衣衛堂官趙全，目下升到延綏節度使，因為開墾事件許多不實不盡，被人參劾。欽差查實了，拿交刑部治罪，這兩天剛下在獄裡。賈政聽了，忙道：「蘭兒，你以為那趙堂官和我們有嫌隙麼？那回動產他也是公事公辦。

如今人家落了難，若在法律上有可以顧全他的，不妨從寬一步，就是顧全不了，也要存哀矜之意。若是看人落井，再去下石，那可是小人之尤了！」賈蘭道：「這一案各堂官也商量過，至重不過監禁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孫家二姑夫的事定案了沒有？」賈蘭道：「前天現審處司官來請示，孫兒只說我們至親，理應迴避。他們知道這層親誼，也就從寬定擬，可望徒流了事。暗

中也算得著咱們的照應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二姑夫也不是十分壞人，只養成了壞脾氣，凡事有己無人。我們世家子弟，應當以他為鑒。

「又道：「你三姑夫回來，你們總見過了？蓉兒怎麼不回來呢？」賈蘭道：「聽說又到珍大爺任上去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在外衙門裡當少爺不是好事。我做過兩次外任，總不帶家眷，就是怕子弟們學壞了。你若去信，還是勸他回來為是。」賈蘭答應了，又站了一會，見賈政王夫人無話，方才退下。

回至稻香村見李紈，李紈問他今天怎麼回來的特晚。賈蘭便將在上房和賈政問答的話都說了。李紈道：「老爺一生忠厚，所以有這樣福氣。你們年輕人要學著點。」賈蘭回到房裡，梅氏被梅夫人接回娘家，只憐雲在那裡寫字。要賈蘭教他用筆，不免仔細指點一番。賈蘭近來公事煩勞，尚有此閒情逸致，也是外人不會知道的。

卻說探春因姑爺回京，不得在賈府常住，這些時才算把家裡的事都安排妥了。那天回來，便到園子裡尋寶釵談話。剛好湘雲也在怡紅院，三人談了一會。探春是好動的，拉著寶釵湘雲出去逛逛。湘雲道：「這時候天氣熱了，倒是近水的地方覺著涼爽。」三人便同至藕香榭，見出水新荷已亭亭如蓋，那近水一帶窗子都開了，垂著湘簾，非常幽靜。大家靠著欄杆坐下，寶釵道：「今年把那藕根子都翻了一翻，到底比往年勻淨。」探春道：「荷葉都這麼大了，這一向不知忙些什麼，把時令都混忘了。今兒到了這裡，好像眼睛裡一醒似的。」湘雲道：「端陽節快到了，咱們也想點玩意，請請太太、姨太太和兩位大嫂子。如今珍大哥哥補實了，說不定幾時就要接家眷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只可請他們逛逛園子，有什麼玩意呢，要末，叫女孩子們駕著船，吹打個細十番，也還有趣。」湘雲道：「細十番也要的，最好再添兩隻龍舟。趁今兒還早，把船塢裡兩隻舊龍舟收拾好了，叫駕娘們演習個十來天還不成麼？

「探春道：「這船塢裡有龍舟麼？我還沒見過呢。你真是地理鬼！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是聽翠縷說的。那天親自去看了，果然有的，只可惜多少年沒用，都擱壞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收拾起來也容易，咱們等一會兒就叫管事的辦去。」湘雲道：「若是你的哥兒瞧見了，不知怎樣高興呢！」探春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那年有個謊信，說娘娘還要歸省。老太太和鳳嫂子商量，說道：

『四五月裡可有什麼熱鬧好玩的呢？只可打兩隻龍舟罷！』後來就沒聽提起，也許是那時候預備下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麼一來，也替藕香榭出出氣，四姑娘白頂了這個名

兒，從來沒請大家來逛逛。他那孤僻的性子原也難怪，可是這樣好地方，幾乎被他湮沒了！」當晚探春回去，又叮囑了湘雲寶釵一番。那天剛好李紈去看李嬸娘，不在家裡。湘雲向來擱不住事的，第二天見著李紈，便都告訴與他。李紈笑道：「你們真會想著法子玩。可憐我在江西，終日關在衙門裡。那地方本有龍舟競渡的風俗，前任何道台帶著家眷看龍舟，可巧那幫泅水的彼此爭鬥，鬧出人命，那道台也被人參掉。倒是蘭兒出告示禁的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只顧做官麼，倒是我們閒人比你舒服。「過兩天，李紋李綺和薛寶琴都來和李紈道喜，又至寶釵處坐坐，寶釵當面約了他們。京城裡難得有這種熱鬧，他們聽了，自甚樂意，都答應必到。

到了五月初，龍舟已預備好了。寶釵先回了王夫人，那天回到薛家，又面請了薛姨媽。又親自到東府里約了尤氏婆媳，又打發人飛馬出城接了巧姐和劉姥姥。只刑夫人處托平兒面回，剛好那兩天邢夫人因和姨娘們嘔氣，犯了肝症不能來，也就算了。那巧姐多時未回賈府，聽說有龍舟可看，更為高興。一大早起來梳洗完了，給婆婆拜過節，便趕到劉姥姥處催著他梳頭打扮，戴上一朵石榴花。又帶了些新上的櫻桃、黃瓜、杏子、野菜，坐上小轎車趕進城來。一到榮國府，先找著平兒說了一回家常話，方同至王夫人處拜節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姥姥，你還硬朗？你們也趕著瞧熱鬧來了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我們鄉間只聽說皇上家園子耍過龍船，可總沒瞧見過。這回托姑太太的福，我可開開眼了。」巧姐笑道：「太太，您看姥姥這們大年紀，這愛打扮呢。早起找出來好些衣服，穿這件也不好，穿那件也不合適。我說我姨娘不是送你兩套麼？他才想起來了。穿了倒很合身，只是袖子長點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年輕的時候，也是好打扮的，這如今要做棺材瓤子了，還打扮什麼！可是到了城裡頭，穿得太破爛了也叫管家奶奶們笑話。若不是二奶奶給我這套衣服，可就難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也是半舊的，比你們鄉下衣服總算強點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探春和寶琴來了，尚未坐下，李紈寶釵又同陪了尤氏胡氏來至上房，大家周旋一陣。見了劉姥姥，也都問好。

劉姥姥道：「我聽說東府裡大爺和三姑爺都封了什麼官，大奶奶的哥兒也升了進來，這真是大喜啊！」尤氏笑道：「那有姥姥的官兒大呢？一品大百姓，什麼事也不用管。他們升了官，可是拚著性命換來的呢。」嚇得劉姥姥只是念佛！探春指著寶琴道：「這位梅姑奶奶是新翰林的太太，姥姥還不給他道喜？「劉姥姥道：「我看這位姑奶奶長得怪俊的，就是個有福氣的樣兒。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到園子裡去罷，只怕有人在那裡等著呢。「說著，便同著眾人往大觀園走去。寶釵平兒都勸王夫人坐轎，王夫人只說天氣好，我也借此散散。過了花溆，就遇見薛姨媽扶著小丫頭，後面邢岫煙跟著。見了王夫人，笑道：「姨太太今兒真早，我緊趕著還落在後頭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姨太太一向可好？那年添了大孫子，新近聽說又添了孫女，真是好福氣。

「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為什麼不帶哥兒姐兒來玩玩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他們來了，也是吵的慌。家裡有奶子和寶蟾看著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姐兒是咱們家小蕙二奶奶，怎好沒過貼子就上門哪？」

一時到了藕香榭，見惜春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都在那裡倚欄觀魚，也有扔些餎餎引魚遊戲的。湘雲先瞧見這些人，笑道：

「怪不得我們等了這半天，原來都到上房去了。」薛姨媽見了紋綺姐妹，便問親家太太為何不來？李紋道：「昨兒媽媽還說要來的，偏生受了風寒，今兒還請大夫吃藥呢。」大家又和李綺道喜。李綺新婚未久，還有些羞澀，回答不出。王夫人薛姨媽等剛就坐閒談，秋紋抱著蕙哥兒，奶子抱著蓳哥兒，碧痕、鶯兒、豐兒等一群丫頭都跟著來了。咭咭呱呱，分外熱鬧。一會兒，又是梅氏帶著權哥兒來了，也是奶子丫頭們跟了一大堆。

李紈道：「這裡地方窄，容不了多少人，為何不擺在凹晶館呢？寶釵道：「老爺和大老爺同著一般清客都在那裡呢。這裡雖窄點還得看，沒什麼擋眼的。」

丫頭婆子們將席擺齊，大家讓薛姨媽、王夫人、劉姥姥上坐，其次是尤氏、李紈，眾姐妹們也隨便坐了。上了兩三道菜，只見荇葉渚邊來了兩隻彩船，船上全用孔雀、錦雞的毛紮成各色花樣。一班女孩子們坐在船上，打著細十番。緊跟著便是兩隻龍舟，一隻青龍，一隻黃龍，都架起彩閣，掛著繡旗，四圍釘著無數小鏡子，耀眼飛光，十分富麗。彩船裡一片鼓起，那兩隻船來回鬥舞不停，又有一隻小船，架著光明燦爛的珠球，或距或迎，若離若合，演了一出吞珠戲海。那些駕娘們都是懂水性的，穿著花花綠綠的油綢衣靠，有時演出鳳凰展翅，有時演出鷂子翻身，做種種的玩耍。座上眾人都看得入神，哥兒們更是拍手嘻笑。

湘雲叫翠縷拿出許多雕竹玩意，都上過顏色，白的是香瓜，紅的是桔、柿，綠的是葫蘆，紫的是茄子，黃的是木瓜、佛手，約有十多種，還帶著零枝碎葉，如同真的一般。

擰開那螺旋的蒂子，把各人名號的牙籌放將進去，說道：「把這玩意扔下去，叫他們會水的去撈，撈出誰的，誰就喝酒。」探春、寶琴都說有趣。寶釵又把湘雲那個木瓜細看了一看，怕他暗中有弊。劉姥姥道：「姑奶奶可別擺弄我，我不會喝的，喝醉了，又鬧笑話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姥姥別怕，那裡就撈著你的呢？」翠縷、鶯兒把那些玩意扔了下去，一個一個的晃晃悠悠都沉到水底。

原來那裡面都有熔錫，分量頗重。

少時，彩船上又一聲鼓起，便有駕娘們穿著油綢衣靠翻身下去，約有一袋煙的工夫，撈了一個送上來，大家看是薛姨媽的佛手，便公敬了一杯。」接著，又撈上一個葫蘆，卻是尤氏的，也照樣敬了。隨後又是邢岫煙的蓮蓬，李紋的平果，又撈起一個桔子、一個小南瓜、是探春、寶琴的，湘雲都立迫著他們喝了。探春道：「怎麼單撈不著史妹妹的，這裡頭只怕有鬼罷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沒撈出來的也不止我一個，況且寶姐姐早已留心了，那容我搗鬼呢。你又沒喝多少，何必這麼發怯。」

尤氏道：「三妹妹你怕什麼？橫豎只一杯酒罷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大嫂子是伯爵夫人，人大量大，想必嫌那杯子小罷？」便叫翠縷把黃楊套杯拿了來。原來那套杯已拿來，放在旁邊小幾上，是探春、湘雲想法子要作弄劉姥姥的。翠縷取到席上，湘雲舉壺一個個都斟滿了，說道：「這回若撈上誰的，得喝這一套。「劉姥姥忙離座擺手道：「我試過那傢伙的利害，我可受不了，讓我家去罷。」眾人聽了，都拿手巾捂嘴嗤嗤暗笑。探春、湘雲連忙走上去，把劉姥姥強按在席上坐了。剛好駕娘們撈上一個茄子，大家一看，恰是劉姥姥的。湘雲笑道：「姥姥，這可沒法子，都喝了罷。」劉姥姥再三央及道：「若喝這些，我可醉死了，饒了我罷。」王夫人、薛姨媽也再三替他說情。尤氏道：「我給姥姥講個情，只喝這一海子罷。」劉姥姥沒法，端起那黃楊大海，咕嘟咕嘟的一氣喝了。手裡還拿著撈出來的紫茄子，細細贊賞道：「虧他怎麼做的，賽過真的一樣。」一語未了，酒湧上來，頓覺頭暈心跳，忙歪在席旁竹榻上。巧姐瞞怨道：「史大姑媽，何苦把姥姥又灌醉了！」湘雲笑道：「多喝點什麼要緊？我倒要喝，只是撈不著」探春道：「還剩下的酒也可惜了，再有撈上來的，從那小杯喝起，喝遍了再收令罷。

「李紈道：「大家都不善飲，一個個都醉倒了，可有什麼意思？」探春道：「你只做你的老梅，不要管我們的廢興勝敗。」

隨後又撈起幾個，各人依次喝了，湘雲也喝了半大的一杯，只次大的酒海輪到尤氏，

尤氏再三不肯喝，湘雲、探春、寶釵各勻出一小杯，尤氏叫文花又提出一大杯，剩下的才勉強喝了。

此時已夕陽在樹，大家散坐了一回。寶釵又命秋紋沏了釅茶，給劉姥姥喝了一杯，酒意稍解。巧姐和平兒兩個人架著他，至平兒房中暫歇。王夫人撐不住，也同薛姨媽往上房歇息去了。

這裡湘雲寶釵仍留住眾人別散，說道：「晚上還有燈船，更有趣呢。」不知那燈船又如何熱鬧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